



東坡續集卷第六

書簡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詠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權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縈繞。迢迢。回然。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為國自重。

赤國自畫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屠集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幾魚腹知之。二詩錄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疊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佳勝。汝郡務簡。儒師清閑。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而莫究。今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倍至感怍。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礙躬詣。道場少聞。警效。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為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怍。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

萬萬保練
專人來復書教并偈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
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衆望公來長蘆如何如
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臾留數日携家
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
深也大虛已去知之

荅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
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
迥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精何也貧困詩人之常齒落
昏當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答詩也某髮少加
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他鄉雜
摺為客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
而許者遂築室於剡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
公嘗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
早未送相子來揚州

久放江湖不見掃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扇舟破巨

浪來相見出船窺然使人神筆好句沒與底張鎬相
公兒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
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
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絕適有人致嘉酒遂獨
飲一盃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了為
作侏石一紙每遇飢特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
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二石酒三斗終君
之世者復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

長以付之也

與子之姪

必強如近淮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
秋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
已人苟知道無適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
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
老高尋奏乞居常見却報已許文宇必在南都此行
果到彼葬却老姊二姨子由註二十來日却乘舟
還揚美姪能來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
自惟罪廢之餘動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

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
自愛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住安養愛各無恙不見
黃榜未敢馳賀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
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是
彼遂為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設發此書不復觀繆
惟千萬保愛

與開元明師五首

奉別累年舟過境上懷想不忘道人惠書具知法
安穩感慰無集咫尺無由往見萬萬自愛

又

石橋之壞每為悵然吾師經營非不堅盡當由窮蹇
之久所向無成累此橋耶知尚未有涯但勿廢此志
歲豐人紓會當成耳僕已得請居常州暫至南京即
還南也知之

又

車前經過幸聞清論深欲還日再上謁以數相知約
在栖賢且自德安徑赴之遂成食言悚息不已比日
法體何如拙詩一首聊以記一時之事耳不須示人

劫祝劫祝

又
久復一見甚以為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
感愧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
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之香燈
供養可擇名蓋高情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
漢契緣在彼予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荅王定國三首

厚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東膠舟咫尺千里
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水滸幸甚
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
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
懷至願但不如此省事之為愈也

又

禦瘴之術惟絕然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為
瘴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著便喫生老
病死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嘗嘗云定國瘴
煙窟裏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

則不知爾稟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後誰復出我於清塗者歸耕受齒而已矣

又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濤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荅靈鷲蓮老二首

前日壁間一見新偈便向泥土上識君今日復羨古
羨奇句益知前言之不安也然既傳之諸祖何不自
家留使既已倒持輒當逆化呵呵

又
疊辱手教且審法體佳勝扇子妙句開發良多本欲
攀和恐久立大衆呵呵

荅楊元素之登州

專入至尊長成爲脫離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踈

悚息悚息比日定居河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啓
事迹所傳蓋亦實也未由合併千萬順時保愛人還
適在瓜洲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功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空浪中但闔戶擁衾瞑目塊坐
耳揚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
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其有三兒其次者十六
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
戲為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笑也

谷姚秀才三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
使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
編石刺良為珍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溽暑未解萬
萬以時保練

文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
無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昨惠及十字祈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
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况復收耶謹附

封納不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
為多事未及繼和
不審比來尊體何如
貴眷各均安
某凡百如昨
夢想歸路如
接人之不忘
起也
溽暑向隆
萬乞以時保重

文

令子兩先輩必太富學術非久騰蹕矣
五五哥五七哥又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
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
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
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為樓觀
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
有一詩錄呈為笑也
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答
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
京師有幹乞示下

答潘彦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
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甚
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
勉強奔走愧歎不已
緬懷舊遊殆不勝情
承太夫人尊候如昨
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答
且伸意毅甫與宗公願各為致區區餘惟萬萬自重

又

又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
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
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
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遠十八年終未有省待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即
日履茲寒疑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塋每煩照
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
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即
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瑩艾松甚煩照
管如更合芟間告兄與揚五哥略往覩當分明點數
根槎交付佃戶免致輒便偷斫也不然與出榜立賞
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阿膠半斤隕
煎水青州貢棗五斤充信而已京師有幹乞示及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為久
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樓溷亂故人旬
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丈文傾逝聞之
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
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往慰
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而已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塏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
各計安寶免想見頽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乎愈酒
亦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佳者
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

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災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
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為再三
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冷荒
第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徧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
止殊慰想念京塵衮衮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
昌言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
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住勝叔文脫屣
縉紳放懷田里絕人遠矣其罪廢流落今復強顏周
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
歸陪杖履復講昔日江上攜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
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
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
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為學想日益
早奮場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楊君
素聚會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論妄畫酒後
信于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耳

荅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徑術荒蕪無與鋤治忽領手教累幅
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
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
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
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為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息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

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之力而潘二文速行略奉此
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冊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
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為入石安
溪亦佳不然寫教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住勝承旦夕
啓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
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遠闊歲久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
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竊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
庇祖遣驟遷過分備負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
幸嘉熟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
已暫還舊席即膺柄用與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
尤為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茲春溫起居何如
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近屢辱書數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此日起居何
如惠笋心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
果尔否

又

近者疊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枉手教具審起居
佳勝感慰兼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此日復茲伏暑起居清勝咫尺
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住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
臨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日昏罷倦每書過
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即裁
答何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
暇想有以為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墨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象不
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
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
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
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得示佳篇詞韻高絕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
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
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
進否世間閑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禱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
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
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
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為國
自重

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慶必
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矣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
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絕意軒
冕然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平素望
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宛中不盡區區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
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
之望愔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
真可為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
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
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
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
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為朝廷下
為子孫親友自重不勝悽悽

又

近者子豐携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

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
意幸以此自遣

又
于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
書悽愴

與楊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又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茲
微涼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
否不若遂遊廬阜况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諉
欲為此行豈可得哉餘唯萬萬為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久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
公必聞其畧蓋為喜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
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
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
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
之深恐願聞之不煩為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

郡柱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
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道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
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兼卧
嫌若復伸前請爾家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
福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啓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
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
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
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
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為醫有過人者
識病通變而性極厚忍欲知之其寵祿過分碌碌無
補久以為愧近屢請卻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
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尔冗中不
盡區區

又

邑子每求於聞豈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肯與受賜多
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

就也會拜聞眉士程處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即荅悚息悚息熱甚專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悶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荅史彥明主簿二首

別後冗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少道死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新宰相采芝上前所欲教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初
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
春龍鶴菜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
道而行縱以此窟鼠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
自愛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
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為愧比
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來得聞尊體康健異常
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支此
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閑自然得道
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
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
老松栢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脚銅缶一
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

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今予
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其寵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鬢禿不復江上形容也
屢乞郡未得但懷相心曩游叢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
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
有幹亦及二十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
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
佳勝感慰兼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入之意
豈獨為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為作
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
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
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為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
更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

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其甚善其甚善所望於吾弟也其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聞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荅李方叔三首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示諭固識孝心深至然其後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溫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為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為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其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發喪勞極矣此古人事後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其莫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觀續

又

其以虛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錢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虛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壻清虛
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冰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
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
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
褫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
往茲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州

辱書并示伯時所畫地藏其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
得於古者為誰何但知其為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
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
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
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住勝洗玉池
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脩
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為佳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觀人子之心也不肖之
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

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添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
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尚
冀以時為衆自愛

又

某尚與兒子竺僧名追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
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
子今附趙君膏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
前畧祝願迴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酒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
弟某捨絹一百匹奉為先君霸州文安縣主簿累贈
中大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歲菩薩一尊并
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
此絹而已若錢少即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為指揮選
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
也煩勞神用媿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

法乎而吾先友史彥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
信偈頌塔銘感歎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
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
以補闕逸未即相見千萬為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
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住否有一詮祕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
腸滑甚困欲煩二往視療之可否在興國寺戒壇院
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數日起居住一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
切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肯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
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
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卷劉元忠三首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
諫議公之有子也此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
然法曹君所製甚佳也為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

詩為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萬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折手足之痛如何可言奈何奈何感德之
後何乃止此言時天默定非遺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
而已無由面慰臨紙哽塞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
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
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顧足下為此
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馬一絕句納去不訝

荅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仲無極今逢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慙
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茲春和尊體何如某為郡粗
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瑣難驟去須自藩
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也自數年日夜
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
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重庶歸鄉日猶
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
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二首

辱面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
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飢渴專人
候問

又

來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人
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
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
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迎
中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
馬為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蒼白治
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
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翁頗見念否何時會合
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為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
煩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剪

於墳前一酌而燒之勿觸動為佳特眷念之深必不
罪于免悚息悚息

與陳懿材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
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
在假數日今雖強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
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為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
聞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

上密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
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為可賀耳衰病疲廢何時
北裝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咫尺莫緣一見臨紙
惘惘

荅聞復上人

屏書并詩誦味不釋手感劬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
論欲以高文發明儒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
在告今日頗快來旦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來
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
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得麟二首

候吏來持承書教禮意甚重感作不已比日起居何如
養病便郡得親宗老幸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畧想
家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
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
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
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歎由一言正使凡僧猶
當以二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非重一時乎
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如恐朝廷聞之
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旦夕附去公若見
此老且為致意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期山僧可知到此
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
彫落惟明有老師抗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
盛事此來時得從辯才消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
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鏘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
此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
見參家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略云任性
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
一節切望子細錄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
者賈崑上石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
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
寫題自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
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
與也下為龜趺承之請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三首

專人來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憫想望山門虛寂長
憂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愛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遑詣謝領手教且審法履勝常為
慰語錄蒙借開發蒙鄙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鄙遠禪師超然絕俗乃肯惠顧此意
之厚如何可忘還山以來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
日深馳仰寒凝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遑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
法涌赴關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
屈臨副此誠仰餘非面莫究

又

入還辱書蒙峻拒不識道眼有何採擇深所未喻也
衆意堅甚計雖百却不已幸早戒途比日起居何如
即見不復靦縷

又

衆詣潛臺敷請已許為行下相次新太守過此當力

求之想亦必勸行吾師豈能盡遠之所至時不免來
此不如今日起衰病之請却非世情也

又

法涌始者甚不欲赴法雲而張都尉之請既堅遂不
能違亦云契緣在彼非力辭可免法涌既不得免則
吾師今者亦必無緣辭避幸便副衆心毋煩再三也
欽企欽企

又

適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
康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升堂聞第一義

也新其華於若志願辭新文臣及見其宮闈第一美

與佛印禪師三首如喜如怒如笑如啼如哭如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教家且畫比日

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卧允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

跋尤劇言亦必無然精進去對福樂以母財再三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且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

之召應便領徒東來叢林法席得公臨之與長蘆對

峙名塵准右豈不感哉渴聞至論當復空叩惟早趣

裝涂中甚喜爰

又

塵勞來來忽得來書讀之如蓬蒿勸善之至而聞聲

初之音可勝慰說且書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

其勞息摧實詞林進陪經幄是為儒者之極榮富

禪師之善善精也餘執千萬自重

數目前前因來人奉書必達比日伏想履茲餘熱起居

佳勝其已八上章乞郡旦夕必有指麾且輟忙為公

作得送行詩跋尾以先祖諱故不欲作冠篇也未由

會合千萬保愛

某頑徒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衰不聞遠無他病惟
信萬保齋而已勿得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
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刻字耳
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
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其與二
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並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
各安旅宦實念思歸未由豈勝恨恨其為權倖所疾
之矣然提撫無獲徒勞披撓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
未緣會聚惟冀以時珎衛

答王聖表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
造門尚冀邂逅復少須臾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携長牋下訪不克迎奉為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
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深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林文傾逝尋迹中奉慰疏必已聞

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
已叙文平昔以文行著稱里閭於場屋晚乃少遊終
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為心乃末
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近中辱書人至復枉手示併增感慰即日起居如宜
襄事薄遽哀苦至矣無由助執紼臨紙惋歎尚冀
中毋毀以就遠業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抑寒孝心萬一何日

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歎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
聞動止為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
兼集厚貶絨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
愧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果成行否

批詩聊戲一笑

書十文

又聞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款意別
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
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悚怍衰病懷端又復
歲暮牢落可知切想坐頓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
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
於教化者所為非薄書俗吏之所及也願不肖何足
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爾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况
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而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
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命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衰
學無以塞咸意悚怍不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為詞
謹已撰成付來价其一已先遁矣卷中者乃某手書
碑樣止令書史錄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
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
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徇

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
草攔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為佳也若
公已替即告封此簡與呈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日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
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表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
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
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
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
外瓦屋始於宋廣平自爾及支郡而潮尤感魚鱗
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
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以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比日法履佳否名為實負宿學者
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論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為衆
自重

又

張君子都尉聞是舊檀越為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
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中貴知到也本欲為書
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待非久

告文安國為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
聞居山漸久道俗緇服新命既下想慰衆意未瞻奉
間千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謂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
法履清勝山門久隲經始而勞然龍象所在淮山
已自改觀矣未知會集幸為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目

阻闊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
只衰疾倦於游從無有會晤之日惟冀良食自愛煩
置白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冀倍萬
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做裝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
跋涉自愛

卷王定國二首頹州

辱書感慰諉辭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
滅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

定國豈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為之在抗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國居此所為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華家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待之勿令中塗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棊不須大段用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卧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錄到願方有少暇正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誓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懷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錄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

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辯才禪師

別來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閑中抽頭得此閑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來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許為致茶果一奠之題所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閑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便紙半又

某在穎一味道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迤至省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示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為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來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場鬧皆群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閑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來起居佳勝甚慰
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汶上而勅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
未知得免否令予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父侍郎二首

到穎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跋踏無地中間辱書
及承拜命貳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
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
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迂而某病務省事且自
穎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
能堪但以連歲災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
憂未知依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沈酣
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
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

送人等謹遣還府今日留一鉢晚遂發去愈遠左右
回望悵然尚異係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
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
民未蘇者正坐此事尔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
者乎此間去公咫尺尔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云公
欲括田而招兵近問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
顧公來者也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
面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懸書即於途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
王景壽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
大夫以其不作銘誌故變文為集引耳已屢辭之今
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
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二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
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母撫之如已出也
除夜紛紛奉答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

陳矣比日復茲初冬起居住勝切聞屢進拜喜并無
量與子功同侍迹英此最措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
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某
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際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
辭乞閑郡公側聆大用以快群望未間千萬以時自
重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為此中問數公
蓋不得已不欲卒為初心自出前後更不作不為已
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曾
直日曾且恐區區兩辱書皆未答直懶尔別無說然
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為賀又恐草草念行役
間迫猝未能便如礼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寐
之喜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
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
乃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如何乍遠

千萬為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茲暑起居佳勝為慰見念之深
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猥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
果得德麟為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來山寄居當
令為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聞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切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大夫
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
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

重

與人三首

欽服下風為日久矣逢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
然抑宿昔緣契也人來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
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地交過蒙手書存錄
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住勝如聞已有召命想即起用
以慰公論未聞萬萬為國自重

又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脩然忘歸為益多矣別來起
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
萬自重

與范子功四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天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
從者已散去切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
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來起居住勝團茶及匣子香燭夾等已領
亦感珍感粟子之求不忝蕪立但不得更送一箇篋

籬耶呵呵

又

宿集起居住勝已馳簡邀伯揚來日會啓聖公能枉
轡甚幸子由明日奠酌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
也某略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茆感感獨
飲一盃遂醉書不成字

答李方叔六首

別文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

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珍重

又

專人辱啟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
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遠何以及此然
衰病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
絨皮等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菴元不
發却付來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
左右也千萬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問千萬
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為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
是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者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來辱書且喜
體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
見未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
不可言手教為貺慙感無量苦寒諸况何如常日不
獨以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

病疲曳欲脫而不可得可勝歎耶
不問言又

連日殿門祇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來自行
香罷又須一語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為別
甚幸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來不覓九年衰病
有加歸休何日往來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其治
故人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翰持正二首

而日薄有秋氣然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
微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
顧挂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微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
出一藥名白石芝之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
益人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
惟此為辯秘之秘之

答趙德麟三首 還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札日近隨分

冗迫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
重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住勝否甘釀
佳貺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辱教承台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來日
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適會
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
喜漸安卧病老此不謹

與入二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手錄延願極厚
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令
子齊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
深尚冀珍調少慰鄙願

又

辱示長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來使不敢久稽未及
占詞為岑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疊蒙惠長松
以抹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蒼臨別時亦許寄來因到
彼可為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

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
又
豐辱臨訪欲少歛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負愧深矣
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

與土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佳勝寵示
新作感服至意

荅楊濟甫

次以私推不作書以蒙意問且審起居佳勝為慰
去年谷直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

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
須至勉強此行家事寒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
六秀才亦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悽斷惟千萬順時
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以來尊體佳勝甚
惻繫示謂膏丹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歎知兄杜
門守道為鄉里推愛弟久客倦游情懷常不佳日望
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卑懷重承誨諭
惶悚之至正冗迫中不敢久留來人未暇寫諸親知
書乞為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寶石上除
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擴界之類才着擴界便不古花
木尤俗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合照管模刻子細為
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途為學勤謹事與業尤有
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儆飭
乃是頽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美此問五郎六郎作矣
毋毀之補難堪亦以此戒之美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
處其亦為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
只今祖物濟用送二千為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冗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此
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
即君為學勤至文詞成就來春必殊等也前貧無疑
向聞弟當復入來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

見不用處未相會問千萬保愛子由為朝陵去未及
奉書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憲小二叔教
誨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曾事辨集上
官必不沒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
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餘惟待奉外多愛夜中目昏
不成字勿訝勿訝

方兄未及拜書且為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
再上狀因見亦為致懇

與子由赴定州

某為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為致意近者奏
辟吏部胥子初交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
及反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
成資後別無遺闕即不該入遠可以奏辟其尋有公
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即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
年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畧說與本州
官某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
為得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

負及所項替非有能親一狀允佳京師大抵官不事
事而車橫也

與參寥

矣子野至出穎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
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適中附呂丞
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即日起居何如
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北更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
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所示連日入問聖候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
宗室亦逐日問候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
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
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
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宇已令粗葺材物麓陋然亦粗足
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且到慰勤逢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
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無極老妻奄忽今已
半年衰病豈復以此自纏但願景牢落亦人情之不
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感初不
知奉疏後時慙負不已出守山山謂有綬帶之樂而
邊政頽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衰止盜賊
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右口助聞兩浙連熟呻吟
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自憫悃

辨公笑又

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
無以為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
季隱書云公有一癩藥方極神奇其長孫有此病多
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適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
慰其到邢甚健忝鄉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
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
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

然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
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并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
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回納不
訝不訝

又

辱書具審法履佳晤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
感愧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却附來人
納上元本未會集問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
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
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
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
慨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
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之衰疾有賴矣
感刻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悵
悵

與黃元翁

其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恤孤旅
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
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三首

別來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其蒙庇粗遣旦夕
離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九
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為致意過真定見
揚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
矣其子迪簡亦善吏其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來
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為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

又

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間倉猝南來遂以至今比日切惟
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
俱竄家屬流離汙辱親舊然業已如此但隨緣委命
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
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
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三首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
居何如某到照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
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唯絕嗜欲
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
近來親舊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於舊曰高義
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
愴恨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答謝愧悚之至遠蒙差
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竒也無以答其意
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木極所欲得也牋
格甚高想見風裁回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

親故不可以微鮮為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
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家今子惠
書回答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
碧香亦謔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錄成切勿
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以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貝審起居法勝感慰
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
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
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立明識其
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
以為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
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
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
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
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二首

張君來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孝

履如宜其到惠已半年凡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
絕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
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頗
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
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遽然臨
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家他照管仍不輟携具來相
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若猷諸子待耗
否十四日後來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來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
亦清麗玩味爽然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
粉飾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
當幸察之察之

東坡續集卷第七

書簡

荅參寥三首

專人遠來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
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
畧祇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
折足鐺中爨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瘡癘病
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瘳氣但苦無
醫藥京師國醫手書表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
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

未會合間千萬為道善愛自重

又

穎沙彌書迹絕倫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尚留情詩句字畫間為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也居閑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措法輒徃數篇終不甚措也祇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齊非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

無一事冒此嶮做什麼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樽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為默禱於佛令並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兒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為少游展

力此人不允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
轉達仍有書令兒子輩準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
穩當船主附與廣州何道士也見說自有斤重腳錢
數日體例甚熟

荅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連觀一視延館加厚洗
心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
勝感慰兼集其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病允百粗遣
不煩留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無極又
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眾愧佩深矣承
惠及罌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某此允
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
為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
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
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桃柳杖一枚木斲而空
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頗足比有人

去已發書矣張惠蒙去歲為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
及衣鉢甚不足今因來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
此子多病來時告令一得力症客送回也留住五七
日可矣

又

淨人米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
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
築室為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神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而要馬

王糾鑿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
非子厚之比也

荅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修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
及之專人遠來辱戕教累幅稍述過重慰勞加等幸
甚即日履茲秋暑尊體何如其仕不知止臨老竄逐
罪垢增積玷汚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
問安否意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
稱也蜀粵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
何地來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願望未間更冀若時

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惠州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成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乏人寫公狀幸恕簡略示喻固合如命但罪廢調冷眾所鄙遠决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也幸於炤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怍無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答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住勝為餞蔡守遂不得請遣尚丐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頭王臯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為妙為家私紛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遺此紙
而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
得之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怍無已
龍眼晚實愈佳特蒙分惠感怍之至錢數封呈煩
增悚

又
白鶴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
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
根者為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侯長官來伏承傳誨
意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知車
騎不久東按儻獲一見慰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
重

又
竄逐海上諸况可知聞老兄來頗有佳思昔人以三
十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
令人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來否然亦有少拜聞
某獲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
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公不得不爾老

兄到此志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
屈臨之餘生之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
所能盡惟千萬照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頗
得安問八郎九郎亦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延按必同
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
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無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
佳勝知春夏間方坡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
園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與為樂者否未坡奉間

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第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
耳然近得一釀法絕奇名「香味皆疑於官法美使施
來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閑
錄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來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
手教感慰無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旦夕瞻奉
併陳區區

其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昨日辱承款語傾盡感對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賜皆珍竒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頌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兄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懷亦悵然也但凝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此日起居何如某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叅候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縹悠而已有一信箴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它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為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

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以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為笑并亂出得香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砮字輒用極字差攀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以蒙賜教并寄惠相尋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即不說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冀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波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盖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閑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且告老兄留取切告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盖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每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子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誦說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

既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
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
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温胃藥藉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
也拙恙亦當照温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
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
及佳麪感作適有河源乾菌少許并香篆一枚頗大
謾納去作笑有肉獲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候
晉叔寶其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以歸闕此人疑

不當道也故畧為記之不罪

又

少懇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
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
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群山間長一里有
餘意欲買此陂屬十百姓可得說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
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
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
用處猶欲作少有為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
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為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
略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
漲冒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閩南膏買用來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
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船上硫
黃如不難得亦告為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
爐燉可作詩羅夾子者亦告為致一副史飲者三物
皆此中無有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
欲邀來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某於
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煑煉萬一伏火亦恐成
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適中已附謝也
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竹固不惜
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錄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
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

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
請少許甚幸甚幸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
回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
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
日遠日忘為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
然坐忘爾新春為國自愛早膺北歸殊寵

又

某觀近事已絕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
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
之免憂詩屢欲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廢殆難措辭
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感愧子由一書告
蚤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為親自寔也
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
况何如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召命未

閒更乞為時自重

人來辱書伏蒙履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卑望詠史等詩高絕每篇廼是一論屈滯它作絕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今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

為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住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即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緣瞻奉伏冀為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輒已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
某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
般挈由循州徑路來閩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
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
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母今安
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錄示決不示
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絕不
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嚙真納息真丹頭
仍須用尋常所聞搬運泚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
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
等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
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窓疎
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為國
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

即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俯就想
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莫緣陪後乘西
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絕欲念為萬全之良藥公久已爾
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
納長子葛自宜與挈兩房來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
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
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來筠省覲亦不久到恐
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
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
藥暗室瞑坐數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
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
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柰何
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為慰少事輒冒聞
幸恕率易兒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
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
矜恤特為於郡中諸公醮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

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擘畫得數十人
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荅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
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
何過也伏審斬馬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
屏有玷知識重蒙獎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
哀自重

又

某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
寵貺裁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茆海瘴正作於秋蒸暑
麾汗不能盡意怒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爰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
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
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不至心
有空寓嶺表之歎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
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
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
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

異常萬萬以時珍蓄

又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為詩文非止科場手段
亡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
傳語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况君
佳士乎林行濩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
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末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
甚怨先所訓尤為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聞

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公手運筆益用愧悚
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尚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
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
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
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尚未蒙牽復公
尚敢言及耶想當一嘆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早務如此撫字之

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纏之有龍
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
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
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
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
寡求而易安有延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
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
以默化名此罕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弟流落中尤為慶乃知三哥平生孝義廉靜自守嫂賢明教誨有方天不虛報也明日當度大海聊致此書嫂知意而已

與林濟甫二首 偕耳

眉兵至承惠書具審尊體佳勝眷愛各安某與幼子過南來餘皆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中亦自有翛然處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邇角場明日順風

即過矣回望鄉國真在天末留書為別未間遠惟以時自重

又

某兄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荅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為致區區歐陽秀才實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况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荅王敏仲

兒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極舟行至扶胥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荅程全父推官六首僭耳

別處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船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子粗無病但黎蠶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

免露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
道聊為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
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為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
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
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馮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透
中示數篇廼珍惠也山川風氣能清佳否孰與惠州
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寄
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

精麪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
此間紙不堪覆說來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
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為賜尤重
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
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
友今又辱來貺清深溫麗與陶柳真為三矣此道比
來幾熄海比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住勝
某與兒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踈絕矣公獨收

郵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作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
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
匠笑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
此紙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兒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
書便是窮兒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
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若佳惠感作感
作文文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
辱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為多謝不敏也

又

又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
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
無有得者即為希奇也間或有產藥以授病者入口
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三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為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
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訃喜侍奉

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
惠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父之今則已
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
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瘡也
近與兒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
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
也尚有以身付與造物者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
可者故人知之免憂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
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
闔門面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
雨濛晦真蜚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
為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彿歎誦不
已老拙無以荅厚意但藏之永以為好耳

與鄭嘉二首

舶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住勝貴眷令子各安某
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

與官負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貧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湏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願其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適後來相見否以不得其書聞過房下卧疾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之公為取一書求瓊州海船或乘人之便封題與瓊州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沒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首

甚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况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物感慟奈何奈何某謫居遼遠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

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來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為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為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疇昔永望悽斷

與楊濟甫二首

寶月師孫來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用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

荷不可言舟師云當一至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

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忤之至人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即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况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

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髮雪白加瘦但健及
啖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為親
榮老人僵仆海外亦恨不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
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
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
久矣旅况牢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
物艱難及泉廣海船絕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
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遺子相對如雨苦行僧耳然

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
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
覩看住京凡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
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為
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
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
所學便為弃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
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

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
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僭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
如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即已

與范元長八首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絕
天之喪予一至於此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
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罹此禍酷荼毒
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奈何奈何某謫籍所拘莫

由從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論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溥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
不可云諭以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
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畧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
者大者勿徇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
後如某者此非苟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
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
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
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
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
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待次乞致區區沉香少許望
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行者在至原書亦孝履如宜監宅皆安感慰之相所
諭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吾亡友又美平生不作負心
事未死要不言然今則不可九死之餘憂畏百為
想蒙矜察不即副來意臨紙哀噎海外粗聞新政有
識感涕靈凡儻遂北轍乎未間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聖善郡君承起居佳適因待以致下悃乞為骨肉保
愛寬懷以待北歸也子進諸舅曾得安信否

又

毒暑遠惟孝履如宜海外相聞近事南來諸人恐有

北轅之漸而吾友翰林公獨闢幽巖言之痛裂忘生
矧昆仲純篤之性感慟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
朽一言非苟以相寬者先公清德絕識高文博學非
獨今世所無古人亦罕有能兼者豈世間混混生死
流轉之人執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况其
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頃刻之壽
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
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
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須有書相
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
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蠶舟多不堪而
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
可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
適角場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崔二十壯
夫來適角場相等但請崔下未要發來至渡海前一
兩日當別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今有
一書與唐君內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
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南半生闊別彼此鬢髮俱白而相見無期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來海外訪其生死此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軾七月中必達潁昌驛馭少留一頃歎見餘祝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煇救者尊公之賜也承示喻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此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頃一見而某滯留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之勞也以厄因為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於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餘惟節哀自重某不敢拜狀却君惟千萬俯為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某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橫而廣須惠州骨肉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行不由江即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廣乎漂零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耶惟昆仲金石廼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聞尋已痊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強開解卑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囑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

痛哉少游遂喪此際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來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比謂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隔絕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為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為冀北之空也後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某即度度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慶必遂

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強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為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
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撰相見日
以授也處素因會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戶為急監司
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
可宛轉為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為
慙負有銀五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侍次致懇千

萬寃中保衛為請

與孫叔靜三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
日當出詣見燒羊蒙珍惠下逮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
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
訓詞似不忘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人
至永請告勅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
相守過此生矣乍遠萬萬為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動後者遠至金刹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適不克展慶此心南鶩矣令子煩遠餞不及別狀惟侍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遠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馭至已即欲走謁謹奉手啓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廊不能巾裹欲

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且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無集其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伏冀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庶幾於斑介鄂斷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

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為一笑手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

又

其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送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兩變陰遠想台候康勝其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瀕水度更半月行也南海辭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為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致其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為之食不下然來孛說得減裂未足全信非久唐薄必有書來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修人爭致賂遺受之則若饕餮食然所以一踞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來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
且喜起居佳勝已到蒙里承丈丈借差入轎孤旅獲
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
此實增欵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為難也

荅南華明老三首

衰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
手書何慰如之即日獲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
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為衆

自重

又

流浪吳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
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為
慰久留贛上待水猶更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霤更
祈若時為衆保練

又

某以役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
特聊荅四句想一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潘生果作
墨否如成寄一九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荅錢濟明三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形清中丹一九即時服之
下田休休焉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賈來手書今又領
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絕俗想見誦居以來探道著
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錄示訓詞誨
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
幸甚幸甚

又

已列虔州二月之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
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

於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裴氏宅出賣

虔州

辨訟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有
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
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屨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
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見秦少游
奄忽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曾直無公輩皆
起而公獨為獅子所齧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節
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享

又

某忽又聞公有聞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以同

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
髮借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予
哀疾難堪惟當勉為親庭節戒推慕本欲作慰疏適
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惡察某若
佳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
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三首北歸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
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為計當且少安之神明
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

慶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賴外更五七日乃乘小
船往即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皆愈僕
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為上策
子由聞已歸至穎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齋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
過如來書所論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錄誦不已寄
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
愧之至江海舟已到霍子伴往太和聽命三兒子皆
促裝登舟未暇上扶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間

當為作也令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在計龍舒為多大益如命取去為暑中浮瓜沉李之
一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錄呈源脩二老行當見之并
道所諭也到虔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
然不肉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
龍舒間有一官庄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
食杜門矣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無懷切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

訪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藥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
別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艱險不覺到吉皆德
庇所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
悵戀

又

某去此不復帶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轉
用手啓侍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以納上
惡詩不足錄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

復見念邸告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
能和衆多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
大度盛德孰能水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
有毒乃能已疾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
責全也若公遂成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為門下用
恃明照僭言死罪死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其錄雜詩耳其自出意欲與寫
廣成子解篇舟中熱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世
可食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愍
之英烈有繫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
萬萬自重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慰感無集
寄示石刻仲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
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此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

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
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閑適豈可復得耶
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
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為之
慨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某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闕遠
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愧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
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僕亦
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悅仲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
兄今役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甘小只俟水來
即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
起居住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
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即仁脩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疾伏惟孝誠深為追慕
痛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比日攀號愈凌摧毀何及
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盡幅臨書哽

噫謹奉慰跡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指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
便未果奉報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
遣至慰至慰其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
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
留令遇一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
翁翁二月書及三月內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

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頃一
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
關一一早道來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閱

展如外生人來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
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
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
雋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

秋涼起居住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之使令軒用手啓通問恃公雅度闊略細謹耳然亦望恐不可言也

荅虔人王正孝先生

辱教永起居住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若布領抹皆珍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三首

近家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饒尋附落布謝必

達比日起居住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顛今方達南康軍然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瞞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來潁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汴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來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懿

亦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
道區區

又

告為買杭州程奕筆百枚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
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夕上狀次
乞因信致懇

蒼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貶足為衰朽之光未緣面謝

蒼錢濟明三首

人來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災退併獲此佳寵幸

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
李杜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佳勝某
此云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閑居誰以遠涉須某
到真道人奉約與德孺同來金山廼幸也所懷未易
盡言併俟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某得來書乃知寥明略復官參處落髮張嘉父春秋
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
因見來處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
以復為兒子追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

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
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
發乃取而燔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錄呈濟
明可為寫放舊居掛劍徐君之墓也歎詩乃極佳尋
本未獲有法嗣否當為載之其語錄中契順又不知
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劍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為子由書來苦勸歸許以此宵
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
且為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並二君處皆當力
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來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
為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遂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
勿汚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
獨先朝露吾儕皆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校
然榮辱竟安在其餘夢幻去來何啻蚊虻之過目前
也知公才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跡
功名直恐不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
之微尋以變成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

者切欲啓事上答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
當讀之悚汗毗陵異政誣頌藹然至今不忘為民除
穢以至蠶尾吳越戶知之此非特兒女能言也聖主
明如日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怍
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舊迹或見
清詩以增感歎忍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途一笑豈

得此比日起居住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至
闕其當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慚
負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蔚然如昔不肯
雖瞞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
身莫贖柰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槩無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
山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

累必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
且一切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
玉局敦感恩之外實荷餘庇得來示又知少游乃至
如此其全軀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
也同貶死去太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為天
下惜之素何素何子由想已在巴陵得宮觀指諱計
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
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言

云比來親族或斷往來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
感激人未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
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強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意
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父當獲造謁未問異若時
保齋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
友當忍有以保全之者過實之譽頭為掩諱之也許

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
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
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弓舍客伏臘相
勞問何樂如之餘非面莫究

荅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
先之勝殆亡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
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
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
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
隱起居勝常明日辭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為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
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為戚也此日伏惟起居
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
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首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
以及此此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
論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內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

時自重

又

子寧得雷聞之驚歎彌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
尤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老人也

又

人來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
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目聞此
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
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為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賚來四月二十二日書意知
近日安勝元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
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元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
昌行有日矣適值程德孺過金山往會之并一二親
故皆在坐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
事皆可信人所漸大抵相安今已決計居常州借
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
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
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
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

透相承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壘一兩月方
遣適去注官迨去般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
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
如留作葬事千萬莫徇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
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
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戶治田養性而已
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須
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

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
且更慎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忘五郎婦更與照管
慰安之便令五郎徹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
自言可託人與說今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兄
不能見又恐來省毋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
其欲緝房繕令整齊也五娘七娘近皆得書與孫皆
安胡郎亦有書來甚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旦來孝履佳否先什軒已題跋
鶴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戎更

不煩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辱回教及蒙以巖硯法醕嘉蔬珍果等為餉已捧領
訖顧無以當之適苦嗽昏倦裁謝草草

又

辱牋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
歲之中笥以為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
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
增瞻繫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辱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外蓋所謂得未曾有也
經宿起居佳勝閑居致厚餽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
一面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辱詩和呈為一笑青皮一片
不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荅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
醜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
編迺以手簡為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辱從者臨貺書教禮意無重殆非不肖所堪書詞高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來疾有增無減雖遷閩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

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贖贖耶公不以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想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熱殆不以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嘗為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皇

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註具馳納俟
小愈也河水污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出田遷往通濟
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
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
留下

又

數日不聞來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笑辱教即承起居
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啖冷過度夜暴下且復疲甚食黃者粥甚美且
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
雨過脩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
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
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
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其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濟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來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釜書龍板起兩山威靈然舊作郡時以新雨有應夕具香燭誠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雨意可來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其拙何為若神藥希代之寶理貴幽明不敢輕議少留詳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顧為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七首

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
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刻字驚歎久之暑毒
如此豈耆年者出旅次時耶不審此來眠食何如其
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卧談少頃
即告晚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
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
眾生自重

東坡續集卷第七

